

目

录

刘远芳卷

- | | | | |
|---|---------|---|----|
| 猿 | 作家留言 | 蝮 | 向东 |
| 缘 | 只属于我的歌谣 | | |
| 园 | 石头记 | | |
| 远 | 军训 | | |
| 怨 | 房间 | | |
| 圆 | 想念一只猫 | | |
| 缘 | 小刺猬 | | |
| 圆 | 包饺子 | | |

- 獯 扭秧歌儿
 獯 感谢老师
 獯 意识流
 獯 圆歌咏在
 灏 当我看到一幅漫画
 灏 无题
 缘 景物描写（二章）

林含章卷

- 缘 作家留言 蝻 歌
 缘 很大很大的宇宙和很小很小的我
 邈 虫子的故事
 远 犯错误
 远 体育课
 邈 巴西小乌龟
 苑 汪汪
 缘 我们的“民族英雄”
 苑 雪
 愿 日本纪行

唐 馨 卷

- 猿 作家留言 蟾晓渡
- 猿 写信的乐趣
- 猿 秋天
- 猿 祝福 匀 圆 载
- 猿 未完成的悲哀
- 猿 我的夜
- 猿 平静，水，所有，一切
- 猿 无题
- 猿 影子与我
- 猿 未命名的友谊
- 猿 百分百，快乐
- 猿 无关
- 猿 附 泽 董 上 博 路 岳 宇 潘 黎 晓 志 董 城 宇 藻
- 猿 诞生
- 猿 悲鸣
- 猿 琴声



作家留言

刘向东



我的女儿远芳，是一个从未做过作家梦的极普通的孩子，挑选她的文章来发表，忐忑不安，怕有辱“写作”二字。这没有令我不快，相反，我为她高兴。自上学以来，她写了近百篇作文，有些曾给我留下较深印象，比如有一次她写去北京的感受，充分发挥了想象力，写了猿多字，火车才到丰台。从她仍然保存着的作文中选出的这些，我觉得她写出了自己有限的经历，包括见

闻，路子还是对的。学生作文，和作家写作是一个道理，生活（包括心灵生活）非常重要，并且是一点都不可以卖弄的。我当然希望所有孩子都能写好作文，将来都成为作家，只是并不现实。对于学生，好好学习，掌握知识，认识事物，多经历一些事，以平常心对待作文，力争天天向上，就可以了。没有明确的当作家目的的人，有时反而可以获得好作品。每一位作家的出现，都不只是凭了愿望。那些一边认真地工作着、学习着，一边不断地写作着的人，才有可能慢慢地成为作家。

【作家简介】

刘向东，刘远芳的爸爸，当代诗人。毕业于河北师大中文系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现任《文论报》主编。曾获河北省十佳青年作家称号。主要作品有诗集《山民》、《谛听或倾诉》、《母亲的灯》等 缘部，另有散文集《指纹》、《惦念》等。

只属于我的歌谣

家长们大多以自己的孩子会背歌谣和唐诗为荣。谁家来了客人，好把孩子叫到客人跟前：“来，给叔叔阿姨背一首。”孩子就把手背在身后，一本正经地背起来。要是孩子不肯背，家长们总得提示一番，说是“床前明月光后边儿怎么来着？”或者“白日依山尽了黄河就……”孩子背得好与不好，客人也照例夸奖一番：“好！好！真聪明！”我小时候肯定也是这么过来的，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你想，我爷爷和我爸爸都是诗人，以读诗写诗为乐，还能让我闲着？可是回想起来，儿时背过的唐诗宋词早就就饭吃了，而

今记着的，全是上学以后在书本上学的。至于歌谣，我还真记着两个，并且，从刚刚记事记到如今。其中一首是：“小白兔，去赶集，买个萝卜当鸭梨；咬一口，怪辣的，从此不买带把儿的。”这是我爷爷搜集整理的，为了验证孩子们是否喜欢，他曾一首一首地把他整理的歌谣念给我听，只有这一首，我一听就记住了。另一首，情况特殊，令我没齿不忘，长在骨头里了：

我叫刘远芳，
家住石家庄；
老家兴隆县，
爷爷叫刘章。

这是我刚刚学会走路时，爷爷专门写给我的。当我向别人提起它时，人家都觉得怪，这算什么歌谣呢，弄不清它的意思。

我懂？

据说当年我学会走路了，就想到处走走，在院子里还不行，要到人多的地方去。我爷爷怕我丢了，提笔把这“圆”字写在一张硬纸片上，然

后在纸片上戳一个洞，拴根细绳儿，往我脖子上挂，得，往哪儿跑，也丢不了啦。我想如果真是这样，当我一上街，回头率肯定百分之百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四处走动，没丢，听人们反复念这个新奇的歌谣，怎么会记不住？

我真幸运，有一首属于我一个人的歌谣。看头一句：“我叫刘远芳”，一点儿不错，刘远芳就是我，是我的“大名”。这名字是我爷爷和我爸爸商量了好久才定下来的，据说那时我还没出生，他们起好了名字等我出生。“家住石家庄”，这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我至今仍住在这个天下第一庄。“老家兴隆县，爷爷叫刘章”这两句意思就多了。这首先充分表明了我爷爷的自信。他的诗名远播，就是我走失了，走得再远，人们一看：“嗯，这是诗人刘章家的，送回去吧。”从爷爷写给我的歌谣看，至少他相信，一提诗人刘章，在“老家兴隆县”和石家庄两地，有许多人熟悉他。前几天我才听说，几十年前有读者给他写信，信封上只写了：“河北省刘章收”，邮局照

样把信送到他手上。我爷爷的自信，是有根有据的。

我爷爷原名“玺”，查查字典，可知“玺”是皇帝之印，因为好多人不认识，他把“玺”字拆开，号“尔玉”，后来改名为“章”，说这样才更贴近老百姓。爷爷现在 80 多岁了，还没退休，其实退不退都一样，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写诗作文，写给老百姓看。他不是影星歌星，却也有人追。就说过年吧，一大早电话就响个不停，拜年的一个接一个，他把手抓在话筒上，都不能离开。

我爷爷写作，总是离不开“老家兴隆县”，那是他的“根据地”。我曾在两岁时回过老家，骑在亲人脖子上，一路睡大觉，对老家没什么印象。要不是我爸爸说我跟他回去过，我才不信呢。我爸爸说老家的生活很苦，并常常用老家的这个那个教导我，我想老家一定不是什么好地方。可是爷爷奶奶总是念叨老家，总想回老家看看，我真搞不懂，回去干嘛？十来岁时，我跟爷

爷奶奶回去了一趟，一看，到处都是大山，青山绿水，真叫美。老家有许多亲人，不认识我，可见了我全是那样地亲，我见了他们也像是久别重逢一样，亲热得不行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爸爸说：“这是血脉。”我似懂非懂。直到把这些与我爷爷写给我的那首歌谣联系起来，我才有点感觉：为爷爷念念不忘“老家兴隆县”，把自己和他出生在他乡的孙女与老家紧紧联系起来，老家原来是我生命的脐带。

老家——养育了我爷爷和我爸爸的那山那水那小村庄，也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我，让我拥有属于我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歌谣！

石头记

说起玩石头，纯属偶然。诗人刘小放爷爷听说人家玩石头，跑去一看，觉着美，心就放不下了，拉上诗人大解伯伯和我爸爸就走。

“走，捡石头去！”

那是前年 阳月 员日。碰巧，我放了假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吵着闹着一块儿去了。那是满满一车人，年龄最小的丫丫刚上小学一年级。

我在车上就开始想象那些石头，想来想去，无非是在路上遇见过的让人踢来踢去的那种小石头。汽车穿过城市，上了高速，进了深山，下了河滩。娘呵，一望无际的乱石滩，可叫我怎么下

手！

我和小丫丫跑得最快，蹦着跳着就下了滩。见了大石头绕着走，见了小石头就捡起来，看着哪块都不赖，举到大人跟前，问这个行不行，那个怎么样，他们把头一摇，挺懂行的样子。其实那时他们也不真懂，头一次捡石头，心里也没底儿。

满河滩乱跑，乱石滚滚，把眼都看直了，看哪块石头都不是好石头了，就想坐下来歇歇。坐了一会儿，一起身，见我坐过的那块石头花纹很清晰，颜色也不错，用力搬搬，不动，太大。转身要走，忽想起在历史课本上见过的“半坡人面网纹盆儿”，这形状，这花纹，不是很相似吗？一激动，就想跑着去找老爸来鉴定一下，跑了几步一回头，这一大片石头里的一块石头，我一离开，它不就没影儿啦。我一动不动守在石头旁，向远方的老爸挥手。他不笨，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朝我走来。他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说“这石头还行，像古陶呢。”我一听心里那个美，听

见了吧，我爸说还行。我们用铁棍把埋在沙里的半截石头挖出来，个头不算小，像个坛子，一个不太规则的坛子。那花纹可真没得说，绕了一周，老爸说：“乖乖，画都画不出来。”说起来那石头只有几十斤重，可我老爸怎么也搬不动，在干涸的河滩跑了快一天了，太累了，只好请当地农民给扛到马路上。

小放爷爷见了那块石头说：“哇！精品，是精品！”大解伯伯也说是，小小的眼睛明亮亮。

头一回捡石头就捡了个精品，多好！

记得小丫丫也捡了一块，个头儿不大，有二斤重，一个方正的石头上有两个不浅的圆坑儿，整体看上去像是娃娃脸。她对那块石头也格外钟情，至今供在她家的窗台上，她还亲手给它配了座儿。

有了第一块之后，我们家的石头越来越多了。有一次爸爸去捡石头，打来电话说捡到了捡到了，特好特好特别好。我和我妈就忍不住下了楼，一直就那么等着，等着把那特好请回家。真

是特好，果然奇妙。都说人无完人，却有如此完美的石头，该肥处肥，该瘦处瘦，该圆处圆，该弯处弯，还有满身天然的花纹，我看有点像海豹，爸说是个小怪物，管它呢，像什么都不要紧，它是石头，也是生命，就叫它“生命”吧。就是这个“生命”，人见人爱的“生命”，替代了我的“半坡人面网纹盆儿”，在我家坐上了第一宝座。

后来又跟老爸去捡了几次石头，越捡越有经验，有时还一本正经地帮着人家去鉴定，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字是：“扔！”

回想起来，捡石头那活儿真苦，真累人。天热的时候，遍地石头生烟，打着伞下河滩，热死人，喝一口水，好像到不了肚子里，半路上就又冒出来了。天凉了，河滩上的风特别硬，一下子就把你吹透。可是，你就是见不得那好石头，一见，什么苦都不是苦了，什么累都不是累了，只有兴奋，只有快乐，只有美。尤其是在下雨天，遍地石头被雨洗过，五颜六色，那纹路形态，个

个称奇，全都想往家搬。就是天黑了，看不清石头模样了，你还不走，你觉得你必须举着虔诚的心，翻动那些石头，把石头们一一照亮。

现在，我家的石头数不清了，好石头一天比一天多，前两天还来了两位记者，又是采访又是拍照，全是冲着石头来的。我家的石头上了报纸，一看，全活了，简直不像石头，它们是生命，会出气儿，因此慕名来看石头的人就更多，这不，就在我写这篇作文时，老爸正在给客人说石头呢：

“这个，北京猿人，还有眉线呢。”

“这个，天然的雕塑，老人头，思想者。”

“这个，看，一个背影，远去的背影，风吹得大袍子鼓鼓的，能听见风声。听见了吧，风声。”

“再看这个，美人儿图，多美，哪个画家敢如此下笔，谁敢！”

“这些全是天然的吗？”

“是啊是啊。”

“一点儿都没加工过？”

“当然当然。”

“你这些石头可真不赖，神！”

我一边写一边听，记下他们的话，心里舒服。

说来我真要感谢今天这批客人，让我的作文在这儿结尾。要不，一说起石头，话还有个完？